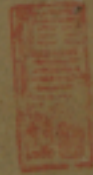


五味



五味

水脹

賊風

衛氣失常

王叔

九種

動輸

五味

陰陽二十八

五音五味

百病始生

行鍼

上膈

憂恚無言

寒熱

邪容

通天

靈樞

七八

逆順五十五 黃帝內經靈樞卷之七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
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
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
之可刺。與其不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黃帝曰。
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
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

汗無刺渾渾之脉無刺病與脉相逆者黃帝曰
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
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
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脉
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
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
也

五味篇第五十六

氣味
類二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
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
五藏六府皆禀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
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
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
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黃帝曰營衛之行奈
何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
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

搏而不行者積於胃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秬米其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其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其犬酸猪鹹羊其雞辛五菜葵其韭酸藿鹹雞豆葱辛五色黃色宜其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

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宜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秬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雞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其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其秬米飯牛肉棗葵皆其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

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麥雞肉
桃葱皆辛。

水脹篇第五十七

疾病
五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
水。何以別之。岐伯荅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
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
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
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

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發發然
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
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
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
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癰肉
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
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

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寒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賊風篇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

疾病
三十三

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濕氣藏於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

人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氣，又母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衛氣失常篇第五十九

鍼刺
三十六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搖積不行，死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岐伯曰：其氣積於胃中者，上取之；積於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岐伯曰：積於上，寫人迎、天突、喉中；積於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重者，難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

善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膚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輪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輪於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

分間血氣之輪輸於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小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

黃帝問於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

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爲少六歲已上爲小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
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腠肉堅皮滿者
肥腠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黃帝
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麤理
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麤
理者寒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
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太

脂者其身收小黃帝曰二者之氣血多少何如
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
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
能大此別於衆人者也黃帝曰衆人奈何伯高
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
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黃
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
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

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卡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玉版篇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

鍼刺
六十一

疾病
六十九

者亦唯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

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難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成，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成，有膿血而後遭乎？」岐伯曰：「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

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鉞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有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

身熱脉大是二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脉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脉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脉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脉搏是三逆也。嘔血，胃滿，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瀆泄，其脉絕，是五逆也。如是者，

鍼刺
六十一

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之數，太文丁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脉，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

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實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輪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盡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闕門而刺之者

死於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於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篇第六十一

五十八
鍼刺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

逆岐伯曰病與脉相通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
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黃
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
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於耳內丙丁日自乘
無振埃於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
去爪爲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於股膝壬癸
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
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太奪血之後是二

奪也太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太泄之後是四奪
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黃
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脉靜汗已出脉盛
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
膿肉破身熱脉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
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
寒熱奪形脉堅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篇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脉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脉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於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

行微○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脉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脉大者爲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脉者上一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

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腠中循脛骨內廉
金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
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
此脉之常動者也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
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
手足懈惰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
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
本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

未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
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之謂也

五味論篇第六十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
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
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
之令人癢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悵心余知其
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答曰酸入於

胃其氣滿以收上之兩焦涕能出入也不出卽
留於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
以懦得酸則縮繆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
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黃帝曰鹹
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
氣上走中焦注於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
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
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

鹹入而走血矣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
心何也少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
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
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
辛入而與汗俱出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
癯嘔何也少俞曰苦入於胃五穀之氣皆不能
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癯嘔
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

知其走骨也。黃帝曰：其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何也？少俞曰：其入於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於焦，而與穀留於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於肉，故其走肉。

黃帝內經靈樞卷之七終

陰陽二十五人

六十四

黃帝內經靈樞卷之八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於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

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不敢揚之岐伯
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
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慎之
慎之臣請言之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
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
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
生足厥陰化然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
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

隨隨然鈇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
然剝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枯枯然○
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赤帝其為人赤色廣肩
銳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
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願急心
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
陰核核然微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
肌然少微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悄悄然

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皎皎然質判
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土
形之人比於上官似於上古黃帝其爲人黃色圓
面太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脰小手足多肉上下相
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
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
然太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
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少宮

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
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元元然○金形之人比
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爲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
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
善爲吏更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
敦敦然欽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
然左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肱肱然大
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盭盭然少商之

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水形之人
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爲人黑色面不平太頭廉
頤小肩太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
不敬畏善欺給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
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太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
太陽之上頰頰然少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
下紆紆然衆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
潔潔然怪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

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
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
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
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
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太忌常
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
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太忌不可不自安也感
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

黃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盡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胃。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瘰。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

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髯。感於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胼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

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
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
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
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
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
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
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
則瘦以多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

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
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
眉者足太陽之脉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
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
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
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黃帝曰刺其諸陰陽
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

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爲痛痺甚
則不行故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
其結絡者脉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
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
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
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
瀉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
上下刺約畢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左商與左徵調左
手陽明上少徵與太宮調左手陽明上右角與
太角調右足少陽下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
上泉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少商與右商調
右手太陽下桡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少宮
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
陽下鈇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鈇商與上角

調左足太陽下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
手少陰藏心色赤味苦時夏上羽與大羽同穀
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上
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足太陰藏脾色黃
味甘時季夏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
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上角與大角同穀麻
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太宮與
上角同右足陽明上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

上少羽與太羽同右足太陽下左商與右商同
左手陽明上加宮與太宮同左足少陽上質判
與太宮同左手太陽下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
陽下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太角與太宮
同右足少陽上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右角
鉞角上角大角判角右商少商鉞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太宮加宮左角宮象羽桎羽上羽大
羽少羽

黃帝曰婦人無髮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脉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脉不榮口唇故鬚不生焉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

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者

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髀極髻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百病始生篇第六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

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

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
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
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
下中外分爲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
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
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
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脉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
痛之時息太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

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
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
舍於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
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責瀉腹脹多寒則
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留而不去傳
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於脉稽留而不
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脉或著絡脉或著經脉
或著輸脉或著於伏衝之脉或著於膂筋或著

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
論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孫絡
之脉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
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
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腹脹滿雷
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
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
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

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
之脉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
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脅筋在腸後者饑則積見
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輪之脉者閉塞
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
從上下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
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黃帝
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惋惋生脛寒

經寒則血脉凝滯，血脉凝滯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腹脹，腹脹則腸外之汁沫追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

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煇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

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者內

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
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
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黃帝曰鍼入
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
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麤之
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篇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

矣蟲爲下膈下膈者食時時乃出余未得其意
願卒問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
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
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
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
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
其癰在管內者卽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
而痛浮癰上皮膚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

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二行察其沉浮以爲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且使熱內邪氣益衰太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怙憺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憂悲無言篇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悲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

鍼刺
四十五

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頤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古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頤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於厭則厭不能發

三脉三歲而外見赤脉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邪客篇第七十一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入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

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

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
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
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
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分半去其滓飲汁
一小杯日二三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

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
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

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
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
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
府天有多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
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
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
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
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脇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

二經脉。地有泉脉。人有衛氣。地有草實。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入之

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輪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叙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脉。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脉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

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心主之脉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於胃中內絡於心脉黃帝曰手少陰之脉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脉也心者五藏六府之

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故獨無腧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脉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徐疾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

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知十二
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澹其脈
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澹者
爲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
尚在其熱以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
之堅脆大小滑澹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
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

疾病
十五

熱痛痺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
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
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寫欲端以
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洩真氣得居黃
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
其膚微內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荅
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

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其氣流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脛。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痠痺也。

通天篇第七十二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

藏象
三十

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小

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愠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居處于干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諛譎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

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鍼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脉小而太陽脉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其

陽陽重脫者易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入也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
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
氣不足病不起也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
和血脉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
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
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黃帝曰
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

也何以別之少師荅曰衆人之屬不知五態之
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
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黃帝曰別五態之人
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黧黧然黑色念然
下意臨臨然長太胸然未樓此太陰之人也少
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驟嶮行
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
儲反身折膺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其狀立

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此
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
然顚顚然愉愉然晔晔然旦旦然衆人皆曰君
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之八終